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开幕

本报讯 4月20日,由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共同举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拉开帷幕,民族歌剧《沂蒙山》当晚在国家大剧院上演。

本次展演活动围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等主题,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重点推出围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创作的优秀作品。其中,既有革命题材作品如京剧《李大钊》、歌剧《红船》、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等,也有现实题材作品如歌剧《道路》、话剧《深海》、交响音乐会《浦东交响》等,既有记录脱贫攻坚伟大历程的民族歌剧《扶贫路上》、彩调剧《新刘三姐》、花鼓戏《桃花烟雨》等,也有聚焦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民族歌剧《天使日记》。此外,京剧《红灯记》、歌剧《白毛女》、豫剧《朝阳沟》、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等观众耳熟能详的经典复排剧目也将再度亮相。这些作品从不同角度展示中国共产党百年光辉历程、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生动讲述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

本次展演作品涵盖了京剧、昆曲、地方戏曲、话剧、儿童剧、歌剧、舞剧、音乐会、交响音乐会、民族音乐会等多个艺术门类,全国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共有140部优秀剧目参演,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其中50部作品将集中在北京各大剧场演出。

展演活动将以剧场演出和线上直播的方式与广大观众见面,线上直播以文化和旅游部网站、学习强国学习平台、中国文艺网作为视频播出主平台,同时,在快手APP“文艺中国”号开展直播互动。展演将持续至7月,坚持公益惠民原则,剧场演出百元以下票价占比50%以上,线上直播均为免费观演。(欣闻)

文学的所见与未见

——第五届中法文学论坛举行

本报讯 在一年一度的世界读书日即将到来之际,4月21日,由中国作家协会和法国驻华使馆共同主办的第五届中法文学论坛以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中国作协主席铁凝、法国驻华大使罗梁出席论坛并致辞。中国作家苏童、梁鸿、徐则臣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现场与法国作家马库斯·马尔蒂、玛丽·达里厄塞克、圣地亚戈·阿米戈雷纳视频连线,围绕“文学的所见与未见”这一主题展开探讨。论坛开幕式由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胡邦胜主持。北京大学法语系主任董强主持了作家对话环节。鲁迅文学院第39届高研班学员以及文学爱好者百余人参加论坛。

中法文学论坛创办于2009年,已在北京、巴黎举办过4届。中法两国30多位作家先后参与论坛活动,论坛已成为中法文学界最高规格的机制性交流平台,正如铁凝所说,这是一座坚固的、历久弥新的桥梁。

铁凝在致辞中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两国作家的互访和见面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阻碍。在法国驻华使馆和罗梁大使的大力支持下,第五届中法文学论坛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接续举办,表明两国文学的交流合作是持续而稳固的。这场别样的聚会弥足珍贵。她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中法两国人民通过各种方式相互表达慰问和支持,体现出守望相助、患难与共的中法关系的良好传统。在此期间,写作者们不曾停止精神上的远行,中国作协、中国作家同包括法国在内的各国同行之间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努力适应疫情常态,开展作品互译、在线交流。铁凝说,人类正面临着巨大的难题甚至变革,文学在今天并非无力,恰是更需要。好的文学唤起共同的人性,唤醒情感与智慧,使人心超越偏见和误解,得以贴近。

谈到此次论坛的主题,铁凝表示,所有的文学创造都来自于对人类和世界的窥测和探索,参与着人类文明的丰富和发展。世界的不稳定因素、空前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带给创作更多的可能性。以文学所见,展现一个民族最深沉的呼吸,承载和传达一个时代最本质的情绪、最生动的气象;因文学未见,而求索、突破、寻找新的表达,或许是每一位真诚的写作者周而复始的期待和使命。

罗梁在致辞中说,参加此次论坛的中法两国作家均有作品被翻译成对方的语言,由此触及更多的读者群体。尽管当前跨国旅行仍然受限,但是文学作品和思想还在不断传播,各国作家间仍保持着交流往来。他由论坛主题想到1964年12月9日在巴黎举行的一次具有传奇色彩和标志性意义的大讨论。让-保·萨特、西蒙·德·波伏娃等均受邀回答同一个问题:“文学能做什么?”波伏娃用一段具有真知灼见的语结束演讲:“从人的层面揭示这个世界的面貌,即那些既相互联系又相互独立的个体所感受到的世界面貌,我认为这就是文学的使命,也是文学之所以不可替代的原因。”参加论坛的作家的作品不仅是价值观的载体,也是展示文化多样性的窗口,更是法中两国之间相互交流的工具。

传统:冒犯还是致敬?

“文学的所见和未见”是一个富于哲学意味的开放性的话题,指向多种可能性。苏童先提到法国悠久的文学传统。他前不久读了马库斯·马尔蒂的《男孩》,认为这是一部“冒犯传统”的作品,小说用最简洁的句子营造了最庞杂的结构,不停地将故事爆破,感觉作者在一块废墟上探索小说的边界,这需要勇气、热情和品质,他很欣赏这种对传统的“冒犯”。作家要向传统致敬,但致敬并不一定是虔诚的文学姿态,某种意义上,文学需要与传统决裂,需要拓展和发现。在他看来,“文学的所见与未见”是个“章鱼式的问题”,触角延伸到很多方向,并且难以抓取。他将这一问题缩小至文学范畴,即作家、观察者与世界关系的问题,认为这并不是简单的感官世界与情感反射的关系,作家对于外部世界的描述永远不确定,呈现开放状态。同时,所见与未见的另一层意思指向“命名”:你所看见的可能是未见之事物,只不过有些已经被命名。

“我的想法正好相反”,马库斯·马尔蒂回应苏童关于《男孩》的评论时说,自己在创作中希望寻找一座桥,能连接传统。他提到小说中有很多对于福楼拜等经典作家的隐喻,“我并没有确定主题,

而是在以一种古典的方式寻找一种旋律”。但马尔蒂对于“冒犯传统”的阅读感受也并不那么惊讶,“我是属于21世纪的作家,但我也受到传统文学的影响”。说到文学之未见,马尔蒂说:“文学已经看见或发现了很多东西,书写了很多故事——所有的故事都写过了。”只不过每个作家对于事物都有自己的看法,以自己的创作方式尝试在“神坛”上添砖加瓦。

另一种解释:文学通达未见之光辉

“这就是文学的魅力,不同的读者有不同的解释,文学没有固定的答案和声音。”梁鸿谈及自己对“所见与未见”的理解。她最近重读了苏童的《西瓜船》,其中半瞎的母亲站在西瓜船上遥遥向镇上的人们拜谢这一场景令她流泪,“这样一个场景可能是作家的虚构,并非真实所见,但从中可以看到人性和人生,这恰恰是文学之未见,也是文学最古老的传统”。在阅读了阿米戈雷纳的《沉默的囚徒》、玛丽·达里厄塞克的《存在即是光辉》以及《男孩》后,梁鸿感到,“文学另一个层面的所见就是把未曾浮出历史地表的事件抽取出来,重新建构人、世界以及对世界的某种看法”,“我们总在试图寻找某种规律或一种解释,但文学总是告诉我们还有另一种解释或很多种解释,这是文学试图通达未见之光辉,也是每个作家为之所努力的”。

“确实从《荷马史诗》开始,各国文学已经对几乎所有题材都进行了挖掘。比如中国的诗人李白、杜甫在很早以前就已经将人类的酸甜苦辣写入作品。”玛丽·达里厄塞克谈到了自己的父亲正在弥留之际,她已经做好心理准备接受一切,但唯一令她不能接受的是,疫情之下她无法从法国南方去北方看望父亲,父亲不能在孤独中撒手人寰。“我会想尽一切办法,一步步走到他的病床前。这就是现代性给人带来的考验。”达里厄塞克认为,正是这种经历会铸造出作家,“在这两年,我们都经历了以前难以想象的折磨,我们不仅承受了这种考验,作为作家,我们要把它写下来”。

“误读的根源在于未见的那部分”

徐则臣给大家讲述了一个古董表在不同地方获得不同价值的故事,说明在不同语境中每个人所见的差异。他曾问哥伦比亚作家如何看待加西亚·马尔克斯,当地作家回答,马尔克斯写出了伟大的作品,但他更伟大之处在于以文学的方式提升了西班牙语。由此徐则臣意识到,成就真正伟大作家的可能正是我们所未见的部分,也是一直“误读”的部分。“对文学来说,恰恰是由于众多的误读,才导致一个作品的空间变得越来越大。而所有误读的根源就在于未见的那部分——不同作家所处的不同语境或文化源头。”故事等外在的东西固然重要,但他认为,能把不同作家最终区别开来的,文化背景的差异性才最为根本。差异性使交流有了必要和可能,“我们知道所见之外一定有未见;同时,我们在呈现未见时,内心又都在保护它,我们要确保差异性,确保我是我,而你是你,这样,我们才能共存”。

阿米戈雷纳在《沉默的囚徒》中书写了祖父的经历,他并未预料到很多作家同行对于小说有不同的看法,其中呈现的经历、写作方式和阅读品位的差异,让人能更好地了解作品的种种可能。谈到讨论主题,阿米戈雷纳首先想到的是“文学已经见到了所有的事,但它所未见的也是所有的事”。他说,在《奥德赛》《伊利亚特》《红楼梦》等经典中已经有了所有文学的存在,浓缩了整个的世界,但在乔伊斯笔下,《奥德赛》又以一种新的方式获得重生。“文学是一种运动,它在不断地打开自我,它在不断用文字来固定一些形象”。

在论坛的最后,胡邦胜总结说,中法两国都是具有深厚文学传统和哲学素养的伟大国家,两国作家深入交流,对于世界文明互鉴具有很强的示范作用。一个拥有独立思考、宏大视野的作家,一个愿意接纳和学习其他文化的作家,更能创作出被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所认同的作品。尤其是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我们更需要沟通交流,相互尊重,增进理解。“今天我们算是网友见面,我们期待疫情尽快结束,中法作家朋友能够早日在线下见面,无论是在巴黎,还是在北京。”(王杨)



王毅:叶先生,首先祝贺您获得“感动中国2020年度人物”奖,请问您对这个奖有什么感想?

叶嘉莹:获得“感动中国2020年度人物”,一直不是我所关注的。恰如我的“诗友”、数学家陈省身所写的那样:“飘零纸笔过一生,世誉犹如春梦痕。”我曾经对人说,我是一个很平常的人,我平生志意就是把自己的一生交给诗词,把美好的诗词传给下一代人。

我用一生的时间,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将中国古诗词的美带给人。获得“感动中国2020年度人物”奖,只能说明传播中国古诗词的大美,还有更多更重要的事等着我去做。我现在正在计划完成的,就是把中国古典的诗、文、词、曲等文学创作的吟诵的声音传下去,也许不久的将来,会以原汁原味的录音形式进行整理。我希望最后我能够完成这个愿望,把我们民族美好的文化传承下去。

人的精神品格在提升之后,就有他自己内心的一份快乐,他不会每天总是为追求现实的那一点金钱或物质,而丢掉人生最宝贵的价值。我觉得,人的一生就应该这样:以无生的觉悟做有生的事业,以悲观的心情过乐观的生活。个人不管以空间还是时间来说,都是狭小而短暂的,但是文化是永恒的,我愿意一直为我们中国文化的长流贡献一点力量。

王毅:听说您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背古诗了,您的诗词一生是怎么走过来的?

叶嘉莹:1924年7月,我出生在北京的一个传统书香世家,从小被关在悬着“进士第”匾额的大门里长大,家里一直保留着满族对父亲的“阿玛”的称呼。

1927年至1928年,在我4岁左右,父母就开始教我背诵古诗,认识汉字。1930年,我刚满6岁,就开始随家庭教师读《论语》。9岁考入笃志小学五年级,一年以后,以同等学历考入北平私立女二中。

1941年,我考上了辅仁大学国文系。可那时正值抗战,北平被日本占领已有将近4年之久,父亲因“七七事变”随国民政府西迁,与家中断绝了音信。同年9月,母亲因癌症住院,后赴天津手术,术后感染,我母亲坚持要回北京,在火车上逝世。幸好有伯父、伯母的照顾,培育了我及两个幼弟。沦陷区中,尽管生活艰苦,但一应家务因有伯母操持,我才在读书方面并未受到太大影响。

1945年大学毕业后,21岁便开始教学生涯,先后在当时的北平佑贞女中、志成女中、光华女中任教。如果要让我作自我介绍的话,那我会说:“我是一个老师。”

1948年,南下到南京结婚,不久即随丈夫迁居台湾,并在台湾生活了18年,度过了人生中一段极为艰辛的岁月。

1954年,我被台湾大学聘为教授,并先后受淡江文理学院、教育广播电台、教育电视台和辅仁大学的聘请,教授诗选、文选、词选、曲选、杜甫诗等课程。

1956年夏天,台湾的教育主管部门举办文艺讲座,邀请我讲了几次五代和北宋的词,后遂致力于对诗词的评赏。

20世纪60年代后期,我应邀担任美国哈佛大学、密歇根州立大学客座教授。其间,我一边从事教学工作,一边与哈佛大学东亚系主任海陶玮先生合作从事研究工作。

1969年,我定居加拿大温哥华,任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1974年,终于盼到了重回祖国大陆的人生重要时刻。怀着回归祖国的无比兴奋,我一口气写下了1878字的长诗《祖国行》,其中写道:“卅年离家几万里,思乡情在何时已,一朝天外赋归来,泪流涕泪狂喜……”

1978年,从加拿大报纸上得知中国恢复高考,我遂向中国政府提出申请回国讲学,1979年即得到批准,开始了每年利用假期回国讲学的忙碌生涯。

1989年退休后,我每年用整整一个学期,在国内讲学。其余时间则辗转于加拿大、美国、以及中国香港、澳门、台湾等地的古典诗词讲坛。

1993年,我在南开大学创立“中国文学比较研究所”。1997年,加拿大实业家蔡章阁先生捐资200万元人民币,与南开大学共同出资建造文科大楼,作为研究所与文学院共同的办公楼。同年,中国文学比较研究所更名为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1997年,我捐出加拿大退休金的一半计10万美元,分别设立“叶氏陀庵奖学金”(5万美元)和“永言学术基金”(5万美元)。另外,在2016年和2019年,我将历年稿酬及出售北京、天津房产的收入计3568万元捐赠给南开大学设立迦陵基金,推动诗词教育,助力中华传统文化传承。

2012年,我已近90岁高龄,实在没有精力再奔波于中加之间,遂有定居南开大学之意愿。海外友人闻此消息,遂慷慨捐资,并与南开大学共同建造迦陵学舍。2014年底,迦陵学舍落成。自2015年始,定居南开大学。

回顾我的一生,先后经历过许多常人难以承受的苦难,从大陆到台湾,到美国、加拿大,再到回国,很多经历都不是自己的选择,结婚不是我的选择,去台湾也不是我的选择,去美国也不是我的选择,留在加拿大温哥华同样不是我选的,这是命运,只有回国来教书,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执教70余年来,我始终努力播撒着中国诗词的种子。正像我女儿所说的,我母亲的一生惟与中国古典诗词“恋爱”。(下转第2版)

诗词让心灵永生

叶嘉莹 王毅

鲁院第三十六期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培训班开班

本报讯(记者 王觅) 4月20日,鲁迅文学院第三十六期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培训班开学典礼在京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鲁迅文学院院长吉狄马加出席开学典礼,并与学员们合影留念。

吉狄马加在讲话中说,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也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宏伟的蓝图正在徐徐展开。文学在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繁荣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少数民族文化,既是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促进民族团结和谐、实现人民幸福生活的时代要求。吉狄马加希望学员们认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和民族工作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正确的创作导向,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进程中完成自身的文学梦想,以良好的身体状态和饱满的精神状态迅速投入到学习中,用文字引领各族人民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努力推动少数民族文学事业健康发展。

萧子静(白族)、阿娜尔·孜努尔别克(哈萨克族)、魏巍(土家族)、安然(满族)等学员代表在开学典礼上先后发言,表示将珍惜此次难得的培训机会,抓紧时间学习充电,力争在各方面有所收获和进步。

据介绍,本期培训班为期10天,参加培训的40名学员来自全国13个少数民族,是经由全国25个省区市作协选拔推荐、鲁迅文学院遴选审定、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处批准录取的,平均年龄38岁。为办好本期培训班,鲁院对课程进行了精心设计,形成了较为周详的办学方案。培训班将邀请国情时政、文学艺术、创作技巧等方面的知名学者进行授课,邀请熟悉民族政策的知名作者、研究专家等与学员们进行面对面的文学交流对话,力求通过多种形式,使培训班达到最佳学习效果。

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徐可、副院长邢春等出席开学典礼。开学典礼由鲁迅文学院副院长李东华主持。

第十二届“茅台杯”《小说选刊》年度大奖在武汉颁奖

本报讯 4月17日,第十二届“茅台杯”《小说选刊》年度大奖颁奖仪式在湖北武汉举行。蒋子龙的《寻常百姓》、徐则臣的《丁字路口》、袁山山的《主人不在家》获短篇小说奖;肖勤的《你的名字》、陆颀墨的《丛林海》、李天岑的《三山凹》获中篇小说奖;安凉的《一品食享》获短篇小说奖;郭爽的《挪威威》获新人奖。

本次颁奖仪式由《小说选刊》杂志社、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湖北省作家协会、中共武汉市蔡甸区委宣传部主办。《小说选刊》杂志社主编徐坤、湖北省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王坤斗、武汉市蔡甸区政协党组书记、副主席李俊东,茅台集团企业文化部部长、贵州省作协副主席姚辉,湖北省作协主席李修文,《收获》杂志社主编程永新,《作家》杂志社主编宗仁发,辽宁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主席老藤,《青年作家》杂志社主编梁平,《小说选刊》副主编顾建平、李云雷,以及江清和、曹军庆、史玉蕊、朱义侠等湖北省作协及武汉市蔡甸区的领导、作家和8位获奖作家参加了颁奖仪式。

据徐坤介绍,去年,英勇无畏的武汉人民在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面前,谱写了一首可歌可泣的抗疫诗篇。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斗中,《小说选刊》心系武汉人民,曾将20套共300册刊物,送到武汉11家方舱医院图书角,为患者送上宝贵的精神食粮。第十二届“茅台杯”《小说选刊》年度大奖选择在武汉颁奖,也是对武汉人民和湖北文学界的一次致敬和礼赞。

“茅台杯”《小说选刊》年度大奖由《小说选刊》杂志社和贵州茅台酒集团共同主办,设立于2009年,每年评选一次,今年已是第十二届,评选出优秀作家作品上百人(部),在推介优秀作家作品、发现扶持文学新人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已成为全国文学界具有重要影响的文学奖项。本次评奖立足中短篇小说的艺术特质,关注当下社会生活,兼顾老中青作家队伍,是一次对2020年中短篇小说创作的集中检阅。

评委会认为,蒋子龙的《寻常百姓》接续笔记小说传统,以深沉冷峻的现实主义笔法,描绘苍茫历史中熠熠生辉的奇人异事与凡人

俗事,饱含对时代、对人民最真切的关怀。徐则臣的《丁字路口》对法理、道德、世情的深刻思考,以及理想主义的光芒,体现出小说独特的美学追求与文学格局。袁山山的《主人不在家》敏锐地在日常生活中挖掘出新意,选取巧妙的少女叙述视角,略带反讽又不失温情,将一个“鸠占鹊巢”的故事演绎得富含深意。肖勤的《你的名字》是一篇深情书写人间情义、正视世道人心的小说,以执著的耐心探求社会责任与疗救,在细小的生活切口彰显出蓬勃的生命力量。陆颀墨的《丛林海》用忠诚与情义抒写海军战士爱国卫国的英雄壮举。李天岑的《三山凹》以大山大河的壮阔呈现出豫西中原的山乡巨变,以一草一木的精微打造出动感的时光画卷,书写出时代变迁中人性的浩瀚和美好。安凉的《一品食享》以欧·亨利式的结尾形成了微小四两拨千斤的艺术特色,幽默诙谐一波三折,讽刺世情分毫不差。郭爽的《挪威威》炽热热烈,绵密饱满,将沉重处理得轻盈,爱痛含蓄而准确,情感深处点到为止,标注了青年写作者的刻度。(李墨波)